



双节长假,国泰民安花好月圆之际,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正在热播,让观众再次感受到,正是那些在历史暗处负重前行的英雄,为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幸福生活。不过,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一次并非虚构的谍战剧,而是从开篇就注定悲剧结局的历史,吴石将军一亮相就用一句“若一去不回,便一去不回”的独白,将英雄们最终牺牲的悲剧结局和盘托出,也道尽了真正的谍战从来不是酣畅淋漓的胜利,而是一曲关于信仰、勇气与牺牲的悲歌,让观众揪心泪目地与他们荣辱与共,陪他们向死而生。

全剧从1949年8月讲起,原本准备迎接解放的吴石(于和伟 饰),突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“国防部”次长。为获取更多情报,他毅然前往台湾,继续向中共华东局提供重要情报。原本打算从香港回上海的朱枫(吴越 饰),得知吴石的交通员牺牲后,也毅然赴台接任。他们共同成立“东海小组”密切

一部明知结局的悬疑剧,为何人人还要追?

——《沉默的荣耀》展现的是步步生死的真实历史

◆ 吴翔

合作,传递了多份关键情报。然而,因叛徒出卖,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和聂曦等人最终不幸被捕牺牲。

传统谍战剧的魅力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情节的不确定性。观众跟着主角一起猜测内鬼身份,为计划能否成功提心吊胆,每一次剧情反转都带来新的刺激。但《沉默的荣耀》由于故事改编自真实历史,英雄们的结局早已注定。观众不再追问“他们能不能赢”,而是把所有的情感都聚焦在“他们还能走多远”这个问题上。吴石从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起,每一次传递情报的细微动作,每一次与敌人的平静周旋,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。观众明知终点是牺牲,却依然为他的每一次化险为夷而长舒一口气,为那个悬在头顶、注定到来的悲剧结局而心如刀绞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悲壮感,比任何虚构的胜利都更能触动人心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的另一大亮点,在于它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还原。剧中没有枪林弹雨的宏大场面,而是把最惊心动魄的交锋,都隐藏在平静的对话与细微的动作里。吴石传递情报时的谨慎眼神,朱枫用旗袍盘扣颜色暗藏的玄机,甚至反派谷正文的偏执与狡猾,皆源自解密档案与历史记载。这种基于真实的创作,让人明白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,实则是真实发生过的生死考验时,一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压迫感油然而生。这种真实感,让英雄们的选择更具震撼力——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“特工神话”,而是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,依然选择坚守信

仰的普通人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让英雄变得更有血肉。吴石会在酒后唱起闽南乡音的歌谣,用“我身骑白马走三关”寄托对故乡的眷恋;他与夫人定下“约法六章”,对不理解自己的小女儿充满牵挂。朱枫临危受命时也曾有过犹豫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义无反顾。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,非但没有削弱英雄的伟大,反而让他们的牺牲更具感染力。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“符号”,而是一个会恐惧、会思念、有软肋却依然选择勇敢的人。当这样的人最终为信仰献出生命时,那份感动与敬意才能直抵人心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的热播,点燃了人们追寻那段历史的热情。许多观众看完剧后,特意前往北京西山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广场祭奠先烈。那里矗立着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四位英雄的雕像,两侧墙壁上刻着超过1000位英烈们的名字。

剧中的英雄们,是真实的英雄,明知前路是绝路,却依然为了信仰一往无前。观众明知结局是悲剧,却依然含泪陪着他们走完最后一程,感受他们的恐惧与牵挂,见证他们的勇敢与牺牲。这种共鸣,让我们在和平年代,依然能触摸到信仰的温度,追寻重温那段历史,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历史考据的堆砌与叙事灵魂的失落

——观易中天编剧的动画电影《三国的星空》

◆ 阿乙



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《三国的星空》打出的最大噱头是“易中天编剧和监制”,于是,许多人带着极高的期待走进电影院,以为将看到一部史诗级的三国叙事,或是智谋与人性的传奇。然而,并没有。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部细节上极致考据,却在主线情节上严重偏离历史框架的作品。

纪录片的皮,电影的壳和戏剧的缺席。乍看之下,《三国的星空》更像是一部动画加载的“文化纪录片”。观众走进影院,期待的仍是故事。而《三国的星空》的诸多桥段,类似“知识展示”——一组组美术作业——器物华美,礼仪庄重,人物动作仿佛史书插图在动,但更多仿如符号,缺少推动叙事的力量,缺乏真正的电影调度与场面调度。若以“尊重历史”为标尺,此片在器物、礼仪等细节上的确展现了易中天作为学者的严谨,只是,大量历史细节是以说明性台词强行插入,而非有效融入剧情。课堂的语言魅力,未必能转化为电影的叙事魅力。以历史知识点填充情节空白,最终导致影片陷入“上课式”的叙事困境,就像走

进电影院被迫上了一节加长版的《百家讲坛》。

但是,不要以为史料堆砌就是全片的败笔,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易中天在三国故事上的杜撰。当这个金牌讲师变身成为编剧时,他的重构自由度却造成错位,并触及另一个层面: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的平衡。

影片对三国历史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改编,诸多关键情节与史书相去甚远,人物塑造更是严重扁平化。

主角曹操形象单薄得令人惊讶。他不再是历史上复杂多面的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的枭雄,而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主义者,成了爱民如子、胸怀天下、忠于汉室的赤诚青年,其口号式台词的内在动因全然不足。

汉献帝刘协的塑造同样存在逻辑断裂。史书里被政治摆布、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,居然同样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光环,在片中,他强调其早慧与悲悯,并赋予其大量主动性,与曹操的关系被描绘为惺惺相惜的情感,沦为推动曹操英雄叙事的工具人,完全忽略汉末皇权旁落的残酷。

历史上的“衣带诏”是汉献帝刘协试图诛杀曹操的重要事件,在影片中却成了君臣间的一场“误会”,这一改编消解了汉室与权臣间的本质冲突,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简化为小人挑

拨的情感纠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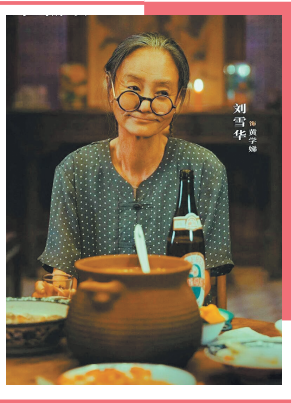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官渡之战的演绎更甚——汉献帝竟亲自上前线,送粮抗敌。至于荀彧董承这些配角的刻画,都远不如片中曹操收留的一条流浪狗。影片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失衡,所重墨的人狗间温情,并不具备对主线的助攻意义,反而如以星空对话等浪漫视效营造“和解”假象一样,造作刻意,还很“塑料”。

整部影片卡在学术与电影中间,既不真,也不假,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矛盾的双重标准——在物质细节上极度考据,却在历史脉络上任性改编。

这些年国潮的红利让人眼热,众多作者蜂拥而至这条赛道。此片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易中天个人跨界的水土不服——专家懂学问,但未必懂电影;导演懂影像,但未必懂历史,两者结合时,很容易产生“四不像”。《三国的星空》原本有机会成为一次文化与电影结合的尝试,但最终,它既没有尊重电影的规律,也没有坚守历史的真实性。最令人担忧的是,还有可能令年轻观众在历史认知层面留下诸多误区。观众最大的失望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知识,而是因为他们未曾获得作为观影者的足够的沉浸、共鸣、感动和思考。历史可以改写,人物可以再造,但电影必须首先是电影。学者的语言和电影的语言,从来都不是一回事。

刘雪华的「皮囊哲学」

◆ 指间沙



有谁和我一样,是被刘雪华吸引进影院看《浪浪人生》的呢?观众的笑声不会撒谎,她演的阿太每回露脸都是有效出场,身边人惊呼:从来不知道刘雪华也是喜剧人!

“阿太想要,阿太撒娇,阿太得到”正在网上传播。90岁的阿太果然随心所欲,身在警局却提出“一个小小的请求”——拍张全家福。民警同志厉声说道:“都别笑了!”阿太的嘴瘪了瘪,对方一下吃瘪:“来笑一个。”果然,再硬的汉子也抵不过九旬太婆可怜兮兮地撒娇。黄渤演的爸爸、殷桃演的妈妈、李嘉琦演的姐姐、范丞丞演的弟弟一字排开,身后墙上两行蓝色文字:“认识昨天的过错,把握明天的生活”,而刘雪华演的阿太站正当中,握拳,糯糯地喊:“加油。”

作为2025年国庆档唯一一部家庭喜剧片,《浪浪人生》的底色其实是沉重的,原著是蔡崇达2014年出版、畅销500万册的散文集《皮囊》,是继李娟《我的阿勒泰》之后又一次大手笔的散文影视化实践。

蔡崇达《皮囊》里,闽南农村的阿太也是画龙点睛之人,有经典金句:“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,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。肉体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伺候的。”66岁的刘雪华演90岁阿太,恰是对这句话的身体力行。

前段时间有个谣传,说刘雪华为了演阿太,把满口牙齿拔光了。剧组和刘雪华本人对此进行了辟谣。事实是导演选阿太角色时,曾担心刘雪华形象太过优雅,不像狂野的老太。结果,她当着导演的面,在咖啡厅里把嘴里的假牙给摘了,成功拿到了这个角色。并且,她在原本瘦削的基础上再减重16斤,刻意化老妆,压低原本挺拔的身姿,收敛起眼睛里的亮光,做到了戏里戏外判若两人。颠覆既有形象,舍弃靓丽外表,专注角色塑造,每一个好演员都会舍得使用自己的“皮囊”。

作为一个极具天赋的演员,回顾刘雪华一生的演艺之路,她倒是从未被“皮囊”所困。

17岁开始拍戏,走路生风的刘雪华能文能武,可老可少。邵氏电影《武林圣火令》里,她饰演大反派静音师太,造型像霹雳大仙,不仅满头白发,连两道浓密的眉毛也是雪白的,而当时她年仅24岁。同一年,刘雪华还演了黄蓉,不是娇憨活泼的少女俏黄蓉,而是沉稳有心计的中年黄蓉。电影里演杨过的张国荣比刘雪华大三岁,还要称呼她一声“郭伯母”。

不仅在香港武侠片里以少扮老,后来刘雪华到台湾拍琼瑶剧,第一部也是跨龄演出:《几度夕阳红》开场时的李梦竹,已是被贫穷困窘折磨得枯槁憔悴的家庭主妇。二十几岁的刘雪华模仿中年妇女驼背、走路的步态,惟妙惟肖。琼瑶惊呼:这演技是老天爷赏饭啊。能演沙坪坝年轻漂亮“小粉蝶”的漂亮女明星一抓一大把,但能同时演好少女与中妇的女演员寥寥无几。

红到最巅峰时,刘雪华也没有过偶像包袱。她演未婚妈妈,演舞女,演女骗子,在悲剧里是眼泪女王,在喜剧里尽情疯癫。从任盈盈演到东方不败,从格格演到太后,她已经不休不止地在我们眼前演了半个世纪。

戏外的刘雪华,很少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刘雪华说自己和张爱玲很像,喜欢清静,不太热衷社交。去年,65岁的刘雪华演了75岁的张爱玲。这是她第一次尝试舞台剧。剧本写得不好,可大家都是来看刘雪华的。她穿着旗袍,入戏地坐在台侧凝望,又孤独又绝美。记者问她为何会来挑战舞台剧,她说:“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,更有勇气也更想要接受挑战。”

是啊,本来刘雪华的后半辈子,只需要演演太后等古偶剧各种老太太,也会有戏拍。可是,人到暮年,演员刘雪华依旧积极地解锁新角色,探究新境界。

今年有句流行语:六十几岁,正是奋斗的年纪。叶童62岁参加“浪姐”学习唱跳,主持湾区升明月晚会;惠英红在“当打之年”,65岁凭《我爱你》获华表奖最佳女演员;何赛飞花甲喜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,谁说这不是岁月的厚赏?

《浪浪人生》首映礼上,66岁的刘雪华蓝衣白肤、乌发高髻,挺拔似柳,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黑,皱纹沟壑毫不隐藏,美得坦荡而自然。想演戏,演更多角色,人生暮年的“阿太”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,何不满足她呢!